

我们把春天吵醒了

文/冰心

季候上的春天，像一个困倦的孩子，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，安稳地合目睡眠。

但是，向大自然索取财富、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，是不肯让它多睡懒觉的！六亿五千万人商量好了，用各种洪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它吵醒。

大雪纷飞。砭骨的朔风，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……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，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，去吵醒季候上的春天。

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，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，在盐场上晒出了春天，在纺机上织出了春天，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，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，在鲜红的唇上唱出了春天，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……

春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，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笑：“几万年来，都是我睡足了，飞出冬天的洞穴，用青青的草色，用潺潺解冻的河流，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，唤醒你们。如今一切都翻转了，伟大

呵，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！”

春天，驾着呼啸的春风，拿起招展的春幡，高高地飞起了。

哗啦啦的春幡吹卷声中，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。

昆仑山，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，载着巍峨的冰雪，插入青天。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，温暖着它，它微笑地欠伸了，身上的雪衣抖开了，融化了；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，大声地欢笑着，跳下高耸的危崖，奔涌而下。

它流入黄河，流入长江，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小的江河。在那里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、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，揎拳捋袖满面春风地在迎接着，把它带到清浅的水库里、水渠里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里。

这无边的大地，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，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，把它从严寒冰冷的紧握下，解放出来了。它敞开黝黑的胸膛，喘息着，



▲山东济南大明湖的柳树披上新绿。

(徐速绘/摄)

等待着它的粮食。

亿万担的肥料：从猪圈里、牛棚里、工厂的锅炉里，人家的屋角里……聚集起来了，一车接着一车，一担连着一担地送来了。大地狼吞虎咽地吃饱了，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，站了起来，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接抱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，把它们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这些是米的孩子，麦的孩子，棉花的孩子……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，泥土的香气，熏得他们有点发昏，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：“弟兄们，姐妹们，这里面太挤了，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！”

隐隐地它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幡招展的声音；从千万扇细

小的天窗里，它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。

它们乐得一跳多高！它们一个劲地往上钻，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。它们站住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了欢乐的香气，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翅叶。

俯在它们上面，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它们的，有包着花布巾中笑出酒窝来的大姑娘，也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，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……

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！

春天在高空中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它笑着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些把20年当作一天来过的人，你们在赶时间，时间也在赶你们……”

春天拥上春幡赶快又走它的云中的道路。它是到祖国的哪一座高山、哪一处平原、或是哪一片海洋上去做它的工作，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管它了！

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！

车轮碾过乡间的柏油路，路旁的杨树叶已染上新黄，风一吹便簌簌落下。

车尚未停稳，清冽的乡土气息已乘风漫来，风里还浸着些黄河水独有的湿土腥气，远远听见河水漫过泥滩的轻响。抬眼望向侯家圪洞村那个熟悉的院落，院内的油桃树与其他夏果树已果落枝空，疏朗枝丫斜挑着澄澈蓝天，唯有那棵海棠树缀满秋果，像攒了一树的红玛瑙，在阳光下泛着莹润光泽。

我们走到院门口，却见木门挂着铁锁。正觉遗憾，院角斜上方，忽然传来男主人清朗的声音：“你们是来寻人的，还是想看这黄河边的风景？”

循声望去，不远处有一个新砌院落，青砖院墙配着塑钢门窗，比老院子更显整洁利落。男主人正站在院门台阶上，手里还攥着农具，他语气热乎得像见了亲人：“下院这会儿没人，我媳妇赶羊去了！”他指着老院子那棵海棠树笑着说，“只管摘红的吃！”

他又指向院后说：“从这儿绕过后，顺着田埂走几步就能近观黄河。”

我们谢过他，伸手在枝头上摘了几颗红透的海棠果，果皮光滑饱满，咬一口脆生生的。一边嚼着果子，一边循着他指



▲资料图片

的方向，踏着田埂上的青草，向黄河边走去。

据清代《清水河厅志》记载，此地旧称园湾子，坐落于黄河之畔。“园湾子”之名颇有来历，因这片河湾地势平缓，可引黄河之水灌溉岸边田地，田垄丰饶，作物繁茂，故而得名。这里曾是黄河清水河县段14个渡口之一，是当年南北货物转运、人畜往来的重要枢纽。这片承载着岁月记忆的黄湾沃土，并非天然形成。20世纪70年代，乡亲们肩挑手扛、一锹一镐，顺着河势筑堤

围田，将荒滩开垦为良田……

我们踏着青草向河湾深处走去，河岸边当年河拱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辨，那是黄河水千百次冲刷后留下的斑驳印记。往年被黄河水长久浸润的河床，正顺着退去的水线渐次裸露，像是大地缓缓展开的泛黄卷轴。赭黄色的沙层龟裂如龟背，被阳光晒得温热，踩上去硬实中带着些许弹性。几丛蒺藜草扎根在沙砾缝隙中，苍劲的绿透着勃勃生机。

阳光斜斜地洒在裸露的河床上，沙土层与草木都浸着

一层柔暖的光，微风拂过，混着几分河泥的腥鲜。那些裸露的痕迹、残存的物件，都在无声诉说着当年渡口的喧嚣、田垄的生机以及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烟火与繁华。

我在想，黄河夹带着黄土高原的细腻黏土，在河湾处层层沉积，历经岁月淘洗，滤去粗砾，留下的想必是质地均匀、黏性适中的优质陶土。这般得天独厚自然馈赠，古人怎会视而不见？或许当年渡口的商船中，除了运入的货物，便有不少是本地窑口烧制的陶瓷，碗碟、陶罐、瓦盆，带着黄河泥土的湿润底色，顺着河水运往四方。再看这河湾周边的土地，表层是疏松的沙砾，往下深挖，说不定便是藏着细腻的黏土矿层，恰是烧制陶瓷的绝佳原料。当年窑工们或许就是从这黄河滩涂取土，捣碎、筛滤、揉炼，再经烈火煅烧，让黄河的泥沙在窑火中蜕变为温润坚韧的陶瓷，既融入了生活烟火，也成了渡口贸易中亮眼的风物。

行走在黄河边，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。此时的黄河水正裹着泥沙，浑浊如浆，翻卷着一个个暗涌的漩涡，浩浩荡荡向前奔涌。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，被风一吹，碎成万千金片，恍惚间，竟与古籍里“大河汤

汤，其水泱泱”的自然壮景重叠。

日暮时分，天边晕开一片温柔的橘红，将远处的河床染得暖意融融。

远远望见男主人立在院中，身上那件橘色上衣在暮色里格外鲜亮。他身形清瘦，脊背直挺如松，藏着经风历雨的韧劲。满脸深浅不一的褶皱，像是被黄河的风一遍遍摩挲、被岁月的霜一层层浸染后细细刻下的，每一道沟壑里，都藏着说不尽的人间故事与故土深情。

见我们折返，他立刻笑着迎了上来。他叫李在河，打记事起就没离开过这片黄河滋养的土地。“先前园湾子的人大多迁去了黄榆树塔村，那儿砖瓦房宽敞整洁，出门就是柏油路。”他抬手抹了把脸，望向黄河，眼神柔和。他说，“我可不想离开这里。离黄河近些，心里才踏实。”

温润的晚风徐徐吹过，他橘色的衣角在风中轻轻晃动。脸上的皱纹在暮色里愈发柔和，每一道纹路都盛着岁月的沉淀，盛着对这片土地的热望。远处的黄河，涛声依旧，像是在诉说千年沧桑。此刻，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感动，如同黄河不息的涛声，久久萦绕，未曾散去。